

巴基斯坦義診 人醫手札

膚慰 傾城之慟

在真主阿拉的國度裡，
巴基斯坦的子民承受了天災的嚴苛試煉。
慈濟人，選擇在南亞巨震之後，
走進這殘破不堪的傾頽國度，
才發現，其實位處中東的巴國，有如一處世外桃源，
淳樸敦厚的民族性，回應天災的，
卻是一抹堅毅的微笑。
就是這抹微笑，
讓參與賑災義診的志工、慈濟國際人醫會醫師、
慈濟三院醫師與藥師，帶著不捨與滿心悸動返鄉。
正值隆冬，大雪凌遲著傾頽山城之子，
慈院醫師與藥師決定將所見所聞與感動後的沉澱，
親手行諸文字，以第一手的真實感受與所有讀者分享。

【巴基斯坦義診 人醫手札之一】

堅毅的微笑

何菊修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麻醉科住院醫師

楔子

話說在一個平凡無奇的下午，才剛剛麻完一臺不是很特別的刀，正準備休息時，突然接到石明煌副院長的電話。

「菊修啊，想不想去巴基斯坦賑災？」他劈頭第一句話就問。

「巴基斯坦？喔……好……可以啊……」其實我腦子連想都還沒想，反正老大有任務交代，先答應了再說。

「什麼『好』、『可以』？要去是要心甘情願地去，有絲毫勉強就不要去啦！」

「好好好……想去、想去、當然想去！」嘴巴裡面雖然這麼說，但是其實心裡還在嘀咕：那我下週末的球賽怎麼辦？

「那就給你報名啦，預計十一月一號出團，十五號回來，這樣了解了嗎？」

「好……沒問題！」掛掉電話，捏捏自己的臉，確定這不是做夢之後，一個影響我一輩子的活動，就這麼展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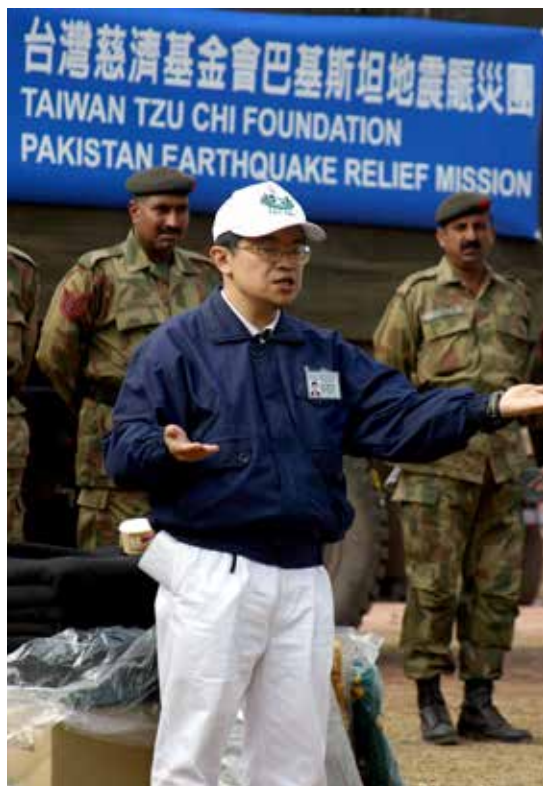
從沉甸甸的背包看來，每位團員似乎都做了萬全的準備。

行前

對於出身在台灣的人來說，我搞不清楚巴基斯坦、塔吉克與阿富汗到底有什麼差別。簡單地來說，巴基斯坦對我而言，像是馬達加斯加那樣地遙不可測。

接到通知時，臨出發不過短短四天，到底巴基斯坦那裡情況如何，其實還是一頭霧水，只約略從一些人的口中打聽到那裡溫差很大、晚上可能會零度以





來自大林慈院的家醫科賴育民醫師是登山老手，照片中，他正在煮飯菜，另一則是發放時表演手語。這十多天來除了看診外，團員們什麼事都做，能做就做。

下、沒有水可以洗澡等等。好在大學時代就常登山，也曾經有過在山上一整個禮拜沒洗澡的紀錄，所以雖然傳到我耳朵裡有關災區的訊息都不知道已經是第幾手消息，不過要準備哪些東西自己還算心裡有數。

臨出發前一天，我們去精舍向上人告假。自己雖然是慈大醫學系畢業，上人的身影也見過許多次，不過這倒是第一次有機會能和上人坐在同一張桌子上，聽取上人的法語。

在言談中其實可以很深刻地了解到上

人對我們這次出團的掛心，上人要我們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體，太危險的事就不要去做。臨走前除了特地送給我們一串念珠及觀音玉珮之外，還塞了一大堆乾糧、人蔘片給我們。那種感覺，就好像是一位母親要送孩子出遠門，臨行那樣的不捨與牽掛。

出發前的禮物

出發的那天早晨，林欣榮院長指示我們到慈院門口集合，要統一出發。原先以為只是單純由院方派車送我們去機

場，沒想到，一到門口居然看到一大堆送行的醫院主管與同仁。

每位團員的行頭都已經上身，背包也都沈甸甸的。打聽了一下，居然還有人前一天特地到台北去採購登山用品，每個人行前都花了上萬塊錢準備行囊。好在我大部份的東西都是以前登山時買的，這筆錢也暫時省了下來。只是試背了一下其他人的背包之後，總覺得他們的背包怎麼那麼重，不禁懷疑自己到底是少背了什麼東西？

出發前，石副院長特地送了我一支曾經照顧過印順師公的聽診器，他希望我能藉由這支聽診器，繼續照顧需要膚慰的人民。謹收下這支意義不凡的聽診器後，在眾人的祝福聲中，我們終於開始了這段旅程。

團員速寫

這次醫療團負責帶隊的是大林的簡守信副院長，也是「大愛醫生館」的館主。簡副本身國際賑災的經驗非常豐富，能夠在自己第一次的國際賑災出團就遇到這樣的長者，其實是令人放心不少。

同樣是從大林慈院來的賴育民醫師本身是個登山老手，大學時曾是台大登山社的社長。我想這次派他出來，應該與他極為豐富的登山經驗與登山醫學有關吧？

他是我們醫療團中唯一一位內科系的醫師。

來自新店分院的心臟外科蔡貴棟醫師

看起來有點娃娃臉，平常都是笑臉迎人，臉上也沒有那種外科醫生專有的狠勁與殺氣。不過後來我才知道，慈濟醫院目前正在籌劃的心臟移植，是由蔡醫師來負責操刀，教人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

而骨科的吳文田醫師與整型外科的葉添浩醫師，分別來自花蓮慈院及慈濟人醫會。可以發現這團醫師是以外科系為主，而這群醫師確實也在義診的這十幾天中發揮了其專業的外傷照護協助！

除了六名醫師之外，還特別安排了花蓮慈院的兩位藥師同行——賴俊明藥師與王志行藥師。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每次義診的流程動線大多是卡在發藥那一關。如果沒有藥師一同出診，由醫師自己來包藥、分藥、發藥，常常都會搞得手忙腳亂。

除了醫療組的部份，還有兩位負責打點我們生活點滴的兩位總務——廖明泉師伯以及畢甄師伯。其實他們是最辛苦的兩位，除了要幫我們打點所有團員的吃喝拉撒睡之外，還要負責物資的發放。他們通常都是我們整團最晚睡而且最早起來的人。

另外大愛台新聞部也派了三名記者與工程人員一同前來，一方面除了讓台灣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之外，另一方面也能將這裡的災情訊息發送至全世界，希望能夠爭取更多的人一同來關懷這個苦難的地方。

啓程

我們的飛機是由中正機場起飛，預計於香港轉搭巴基斯坦航空經由曼谷，最後抵達巴國的首都——伊斯蘭瑪巴德 (Islamabad)。隨行行李除了自己的大小背包各一之外，還有幾十箱好幾百公斤的的義診藥品、醫材與食物。

我們大約在五點半就抵達香港，晚上十點上了巴航的飛機，馬上就有不一樣的感覺。以前自己從未接觸過回教的事物，對回教最多的認識大概就是電影裡面拿著AK-47突擊步槍，專門從事恐怖活動的回教激進份子。只是眼前一些溫文儒雅的巴基斯坦男人，與包著頭巾相當含蓄的婦女，實在很難把他們跟恐怖份子聯想在一起。

在飛機上睡醒吃、吃飽睡，有如「神豬」般的九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在當地時間凌晨五點終於抵達目的地——伊斯蘭瑪巴德，和慈濟基金會宗教處主任謝景貴師兄碰頭。

偶像阿貴

說到阿貴師兄，其實今天並不是和他頭一次見面。上次見面時的他，站在台上對著一群即將畢業的醫學生，侃侃而談他的國際賑災經歷，而我則是用著羨慕的眼神看著台上這位歷經風霜的男人。

記得那次心得發表時，我曾當眾發願，希望能跟著阿貴師兄一起去賑災，只是阿貴師兄那時忙著和別人講話，連

照片中這位老人家堅持幫忙搬箱子，這有禮又好客的民族性讓人印象深刻。



看都沒看我一眼。三年後的今天，我即將有機會站在第一線，和阿貴師兄一起去關懷這個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苦難的地方，心中著實雀躍不已。

我們山上基地營的所在地—穆扎法拉巴德(Muzaffarabad)距離伊斯蘭瑪巴德約有三個半小時的車程。本來還在想可以輕鬆一下再小睡片刻，事實上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我們必須十個人擠在一台應該只能塞八個人的客車上，而且車子的避震功能頗糟，山上的路又因為地震毀損成了石子路，再加上幾百年沒保養的引擎拼命排放黑煙，這一段路坐起來真的是頗為辛苦。車子在蜿蜒的山道上起起落落，走的距離越靠近震央，地震的災情就越形顯著。就這樣一路上被搖得七葷八素，好不容易到達了今天的終點站：穆扎法拉巴德。

通行證

穆扎法拉巴德便是喀什米爾地區的首都，它是位於尼隆河(Nelum river)與潔冷河(Jhelum river)兩條河流的交接處，當地的村落大概都是依河谷而居。由於這次震央位於巴屬喀什米爾的尼隆河谷(Nelum valley)，所以該河谷兩岸的村落死傷極為慘重，建築物幾乎全毀，道路只能用柔腸寸斷來形容，非得靠直昇機才能進去。聯合國位於穆扎法拉巴德的營區是設在一間已經毀壞的高中操場上，而我們慈濟的基地營，便是設在這個聯合國的營區內。



當災民的身分轉為志工，對生命就有了新的期待。

當我們魚貫下車，排排走向營區門口時，迎接我們的是幾位荷槍實彈的巴基斯坦軍人。他們看到這群藍天白雲的人走來時，非但連一句話都沒有盤問，而且還很客氣地打招呼，可見這套藍天白雲的制服已經是出入聯合國營區大門的必要通行證。

到達基地營時，只見一位師伯留守，其他第一批的團員，雖然明天就要離開，但是他們依然堅持做完最後一天的工作。我們也開始處理所帶來的幾十箱貨物，將藥物、醫材分類打包，為明天的義診做準備。這次帶來的藥物非常



慈濟人醫會葉添浩醫師總是默默地承擔許多工作。

多，基本上一般的傷風感冒、頭痛、腳痛都難不倒我們。除了口服藥之外，皮膚的擦劑、以及簡單外科的縫合清創器械也都相當充分，真難想像準備這些藥的人怎麼會設想得如此周到。除此之外，還帶了一百多包的「家庭醫藥包」打算發送給當地居民。雖然說這些「家庭醫藥包」讓我聯想起早年台灣的「掛藥單」，但是，今天我們所帶來的「家庭醫藥包」和早年台灣的「掛藥單」有所不同，因為裡面的說明是以伊斯蘭文為主，而且我們也不會跟病人收錢。

交接

第一梯義診團的成員其實只有兩名醫師，分別是花蓮慈院的邱琮朗醫師和台北慈院的李俊毅醫師。據兩位醫師表示，這幾天義診的病人是以外傷為主，每天約有四十到五十名病人，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小孩及嬰兒。藥物以止痛藥開立為最多。

在我們還在處理醫療問題時，負責總務的師兄已經把晚餐弄好了。雖然用這邊當地的食材，再配一些從台灣帶來的罐頭、乾貨、泡麵所煮出來的家常菜吃起來不是很習慣，但是在舟車奔波了一

整天之後，再怎麼樣平凡的食物，都覺得是山珍海味。

晚間會議時阿貴師兄一再提醒，這次賑災任務最重要的成敗關鍵不是在前線，而是在後援。因為我們地處一個交通不方便的地區，要如何從外地運送帳篷到這裡，將是一番重大的考驗。物資如何發放目前沒有結論，到哪裡去發放也還在評估中，不過前一梯義診團已幫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義診地點——坎達貝拉(Khanda bela)，我們是確定明天要去了。

一抹微笑

大約在早上五點多的時候，就會聽到遠處廣播傳來陣陣祈禱的聲音，而我們六點半就要吃早餐，接著就要開始一天的工作。

每天早上八點在聯合國營帳那邊會有一個醫學會議，大抵上都是討論各醫療團的工作進度以及目前傳染病的情況，每天早上簡副都要過去開會。而醫療團的其他成員先行趨車前往距離穆扎法拉巴德約有一個半小時車程的義診處。

一路上都是在半山腰上前進，在混著飛砂走石與汽車廢氣的空氣中，終於到達了哈田貝拉(Hattian bela, bela指的是村落，Hattian則是村落的名稱)。哈田貝拉是個接近河谷谷底大約有千人左右的一個村落，居民散住在兩側的山坡上。義診的地方，需要在市集內下車，先步行通過一條結構已經受損的吊橋，

然後才在收割後的農田中找平整的地方搭起義診帳篷。

才剛過吊橋，就有幾個年輕人自動跑過來幫我們搬箱子，我本來想自己搬應該沒什麼問題。沒想到有個老人家走了過來一直對我揮手，雖然他不會說英語，但是很明顯地，他這動作的意思是要我把箱子交給他來搬。即使我一直對他點頭，表示東西我自己扛便可，但是他仍執意要把東西給他，東西上了肩就一溜煙也似地走遠。這種有禮好客而又固執的民族性，真的讓人印象深刻。

義診同一時間有五位主治醫師在看診，不需要我去錦上添花，剛好我跟一些醫材也滿熟的，所以跑腿、遞器械的重責大任就由我來負責。

早上來這裡的時候，村民大多是待在家裡窗戶的後面，用著狐疑的眼神望著我們這一群身穿藍天白雲的不速之客，下午當我們排排隊魚貫離開時，看到我們的人都會很主動地跟我們揮手道別。我想我見證到了天下最美的笑容，他們這樣淺淺的一抹微笑，便如同烙印般，刻劃在我的心底，久久也散不去。

這樣的一個微笑，讓我忘卻了這兩天舟車奔走的苦，我也找到了此行最重要的意義。我想，我漸漸開始喜歡這裡了。

打工

我們的翻譯穆新(Mohsin Rafique)是一位大學生，在地震發生時，因為剛好趕去別的地方上課，所以沒有出現在教室

裡面。很不幸地，學校建築極為脆弱，剛好地震又發生在早上八點的上課時間。於是，成千上萬個學子，就這麼掩埋在無情的瓦礫堆下。穆新再也沒有機會，見到那些不幸的同學。

此時距離地震發生大約已經過了一個多月，在穆新的臉上並沒有看到愁容滿面，迎向我們的，反而是親切的笑容以及熱情的握手。很多當地的住民和穆新一樣，在自家稍微安頓之後，便開始四處找一些救援團隊打工，一方面是想藉著幫助我們的行動，來援助他自己的同胞；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貼補家用。

兩根旗子

雖然各國的賑災團來自四面八方，但是都一起在聯合國營區報告各自的工作進度以及未來方向。這也是第一次，來自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可以有機會註冊在聯合國的正式名單之內。

來自印尼的慈濟志工——布迪(Budi)簡報了一下他昨天晚上到聯合國去開會的重點，當時主席請各救援團體把自己的援助範圍用旗子標在地圖上。結果地圖上遍布著各大型救難隊伍的旗幟，而我們只有區區兩根旗子插在上面。

雖然我們的「勢力範圍」很少，不過會後卻有聯合國的官員私下跟布迪說，其實他們很感謝我們所做的事情，因為對其他的團隊來說，插在地圖上的一面旗子可能只是代表著他們曾經去該地進行發放，不過我們的旗子則是代表著我們對該

地所進行的醫療照護與深入關懷。

聽到這樣被肯定的消息，其實滿令人振奮的，雖然受到我們照顧的人們，沒有其他團隊那麼多，但是我們希望每個被我們所照顧到的人，都能夠感受到我們對他們暖暖的關心與祝福。這也是上人所期待的「重點、直接、尊重」三大原則。

打針

看診到一半，有位先生請我們幫他的小孩打破傷風類毒素，剛好我們有幾瓶藥，於是就幫他打了。結果其他家長看到也紛紛要求幫他的小孩接種，甚至有大人一樣捲起袖子請我們幫他打針。雖然我聽不懂他們彼此交頭接耳的語言，但是大概也了解到這個消息已經一傳十、十傳百了。很快地，就有很多小朋友跑來，捲起袖子大聲說著：「injection ! injection ! (打針)」原先以為，這只是個不值得一提的義診例行公事，不料這項工作卻變成了我在巴基斯坦最主要負責的工作。

這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我總覺得這個區域應該是個醫療資源不普及的地方，人們對醫療的觀念與需求應該只是以急性病為主。不過事實卻不然，私底下打聽的結果，其實這裡人民受教育的比率很高，即便在這個看似窮鄉僻壤的地方，大部分的小孩也都有受過教育。所以當義診團有預防針的消息一傳出，就常常看到家長帶著一家老小跑來



打預防針變成了何菊修醫師在巴國最主要負責的工作。

接種。

其實這也暗示著他們的人民有著這樣的觀念，但是他們的國家卻沒有那麼多的資源，能夠將預防醫學普及。雖然我們手頭上有的只是破傷風類毒素，但是對他們而言卻是一個「免除疾病」的開始。

千里帳篷

晚上會議時阿貴師兄提到，其實我們賑災團能夠來這裡也是歷經波折。據說這次發生大地震，巴國政府一開始的決定是不讓台灣的救援團體進來。慈濟經由各種管道，包括了約旦王室、總理秘書等外交途徑，終於促成了巴國總理

願意開會討論，最後同意我們入境的要求，其成果得來確屬不易。

我們是因為無數人的努力，才得以站在巴基斯坦的土地上，我們的背後，包含著千千萬萬人的期待。來到這裡，絕對不只是個人的修行而已，我們要做的，是將這千千萬萬份的關懷，奉獻給這些受苦難的災民。

夜深了，外頭的新月，眉也似地鉤在灰茫茫的夜空。等到月圓就能回家了吧，我想。但是在這之前，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軍力

每天醫療團的工作其實很規律，就是早上去看義診，下午看完回來整理東西等吃晚飯，晚飯後開夜間會議，然後就寢，就這樣。不過其他像是總務師伯、阿貴師兄、青海師兄，他們的工作可就複雜多了，因為我們除了提供醫療服務之外，還希望能做「發放」的工作。

阿貴師兄去找軍方商量，請他們協助慈濟從伊斯蘭馬巴德運送物資過來。他們的軍人也是相當願意去幫助自己的人民，軍方的准將承諾要把這件運輸任務等同軍事任務來執行。很難想像十幾台軍用大卡車，滿載著賑災物資，在蜿蜒的山道上行進是怎麼樣的光景。車上的每一頂帳篷代表的都是一個家庭活命下去的希望，好在這裡有軍方鼎力相助，

我們才能將這千餘份的希望，平安地交到災民的人中。

另一灘血

今天的義診決定不再守株待兔，而主動出去往診。簡副院長還有葉添浩醫師就把一些簡單的藥物「款了一款」，帶著翻譯就出門了。約莫一個小時之後，他們說有一個急性腸胃炎的病人需要打點滴，只是這次出團我們沒有帶IV set(靜脈輸液導管)跟catheter(靜脈留置針)來。正當我還在想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時，簡副拾了幾支西西西空針就一溜煙也似地走了。

沒多久，看到簡副滿心歡喜地回來，褲頭上還沾了一大片血跡。一問之下，





才知道原來簡副想說沒有IV set，那就直接用空針來打吧，只是一支空針只有十西西咧，那就抽三十次吧！於是乎簡副與葉醫師兩個人就這樣蹲在病人的床邊，一個人負責抽生理食鹽水，另外一個人負責固定針頭跟推藥。只是那針頭是硬針，一定要用手固定位置不然會跑掉，結果就在換空針時，一個不小心沒有旋緊，病人的血就這樣滴在簡副的褲子上。

簡副說花蓮有一灘血的故事，今天我們在巴基斯坦也有一灘血。上人看到了那一灘血，從此開啓了慈濟的大愛世界；簡副的這一灘血代表著大愛的延續，只是這一灘血是簡副自己不小心弄的，而且還留在他自己的褲子上面。

復甦

聽到同行的王志行藥師問了一位小

朋友，問他們是不是世代都住在這個山谷裡面？那位小朋友點點頭。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這裡可真像是婆婆世界的世外桃源呢！只可惜有隻無知的地牛擾亂了這一池春水，讓這些原本無憂無慮的人們遭逢這百年來的大浩劫，但是我相信紛亂終究是一時的。每當我握著他們厚實的手，從他們堅定的眼神中，傳來的是他們友善而又堅毅的民族性。我想，這絕不是一雙會輕易被打倒的眼神，從他們的眼神裡，我可以看到他們復甦的希望。

本文摘錄自何菊修醫師所著近二萬字之人醫札記，何醫師為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麻醉科第三年住院醫師，也是慈濟大學醫學系第三屆校友。

【巴基斯坦義診 人醫手札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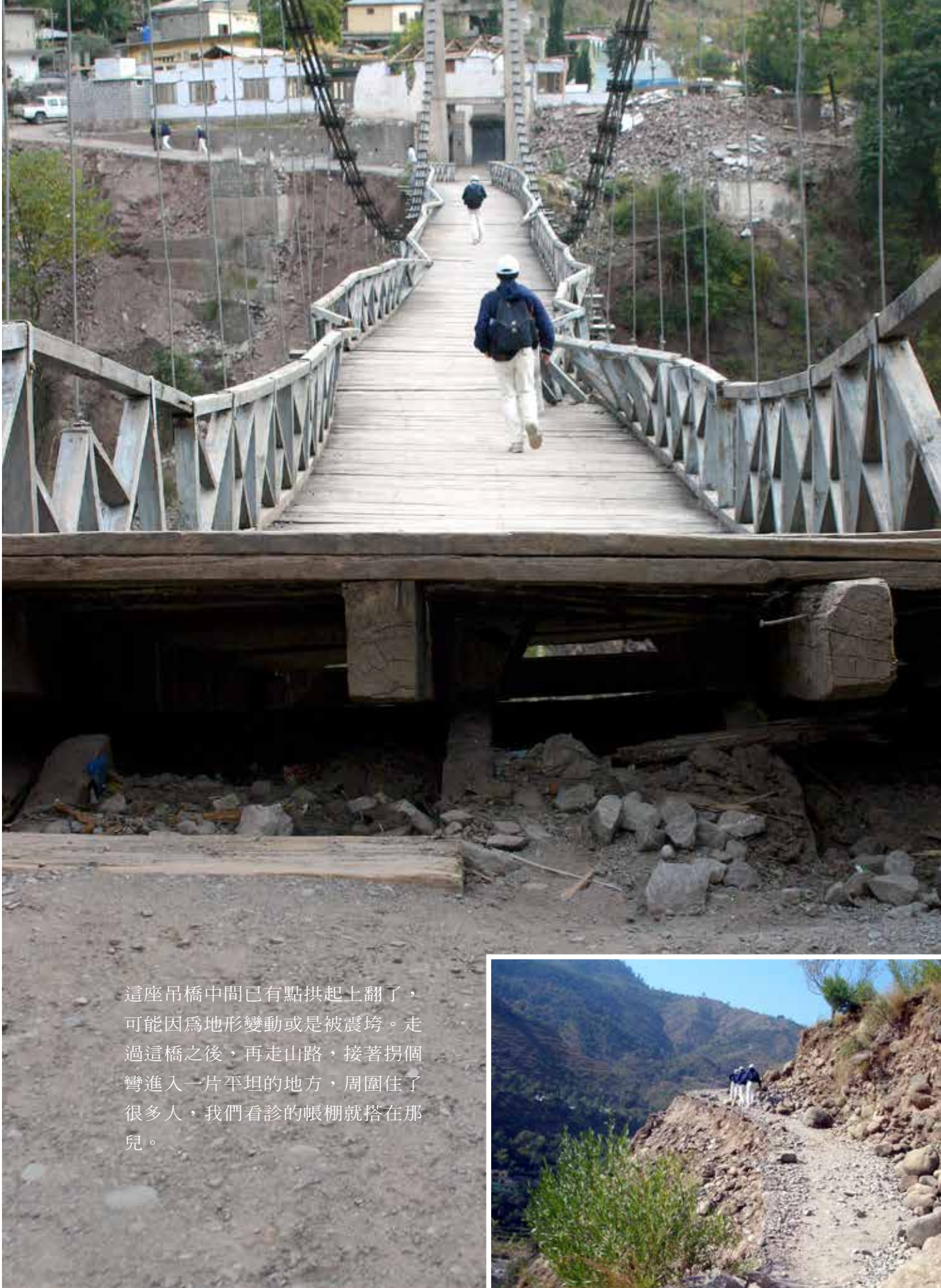
鏡頭下的悸動

吳文田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骨科主治醫師

攝影/吳文田、王志行

回想八月時登記參與美國紐奧良颶風救災，但因緣不足未能成行，誰知相隔不久就有機會參與巴基斯坦賑災義診。感傷的是天災何其頻繁，眾生何其苦難，感恩的是科內同仁的支持，讓我放下手邊的工作；更感恩慈濟這個大家庭，讓我能帶著大家的祝福走入災難現場，親歷一次難以忘懷的生命體驗。





這座吊橋中間已有點拱起上翻了，可能因為地形變動或是被震垮。走過這橋之後，再走山路，接著拐個彎進入一片平坦的地方，周圍住了很多人，我們看診的帳棚就搭在那兒。





骨折受傷的病人比較麻煩的是傷口的保護，因為感染的機會比較高。這個小病人剛開始害怕的摀住眼睛，但很快地臉上就綻出微笑，這反應出巴基斯坦人特有的本質，虔





誠善良的回教徒，相信阿拉的安排，不怨天尤人。看著家人輕鬆的推著小病人離開義診現場，趁著空檔也試推了一小段路。



當地人問：「你們預計停留多久？」當我躊躇之後回答「兩週」，自覺有些殘忍，似乎也同時接收到他們的無助感。

十二月起就是當地雪季，依據巴國人民以往的經驗，約莫有三到四成的嬰兒無法熬過冬天，今年情況可能更糟。希望盡我們所能的來做發放，助災民平安渡過寒冬。



回想這兩週來所做、所見、所學、所得，真是感觸良多，團員莫不竭盡所能在醫療、物資發放、帳棚之籌建上盡心盡力。

看到災民化悲憤為力量，或是重建家園，忙著在課業上繼續前進，為生命奮鬥的過程，我們做得再多都不嫌多；這體驗是無價的，無價在於與他們一起重新、從心站起來，如同他們一貫的微笑。



[巴基斯坦義診 人醫手札之三]

一時之災 非一世之難

蔡貴棟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心臟外科主任

巴基斯坦回來後，同仁的關懷常問到「會不會很辛苦」，的確就生活上的不便包括災區十二天生活無法洗澡的情況，這是之前沒有經歷過的，但相對我們的有家可歸，當地人面對殘破的家園，失去親人的悲痛，如何渡過嚴酷寒冬，這樣的經歷更讓我學得心存感恩。義診當中就有一位



一位父親帶著襁褓中發燒咳嗽的嬰兒前來就診，嬰兒的母親在生下他，還來不及撫育他，就在地震中往生，看著這位父親無助茫然的眼神，真是令人心酸。

走在往診的山路上，帶路的大男孩指著路旁新砌的墳墓，訴說著地震來時如何奪走他的親人生命，村裡房屋無一倖免全倒，倖存的族人只得先安頓在簡

陋的帳棚裡，或在傾塌房屋的一角尋得遮風避雨之處。災區所在的巴屬喀什米爾，由於山區生活本來就較為簡單，水源取得不易，經過這一強震，裸露的山壁，流動的土石，災民可說是整天就與塵土為伍，身上若不慎受傷出現傷口，缺乏清水清洗，往往任其腐化感染，想到他們處在這惡劣的環境中必須接受大



每位義診團員隨時互相補位，蔡貴棟主任(右)協助固定災民頭部，讓簡守信副院長治療，王立行藥師(左)準備遞上工具。

自然無情的淘汰，心頭又是一陣悸動。

整個災區另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即將來臨的寒冬，為此賑災團也做了發放及帳篷村的設立，本著發放原則，團員們以尊重的心雙手奉上擁抱災民，真誠問候溫暖了他們心靈，一位父親手裡抱著發放的物質，淚水盈眶激動的說著：

「沒有這些帳篷毯子，我的孩子可能就過不了這個冬天」。

離開之際遠處山頭覆蓋的雪線在這

時或許已達災區，不知在那遠處我的穆斯林朋友是否已有足夠的準備。因為地震，讓我們彼此認識、互相關懷，也了解到其實在那破碎的家園中，你們已有再出發的決心，「一時的災難並非一世的受難」，就像蟄伏的冬繭，等待明春的蛻化——願 菩薩保佑。

【巴基斯坦義診 人醫手札之四】

及時付出莫遲疑

賴俊明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藥劑師



藥師王志行(左)與賴俊明(右)。

二〇〇五年十月八日早上八點五十分三十八秒，一場芮氏規模七點六的地震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北北東方發生。而生活在台灣的我，對巴基斯坦的了解，只不過是從電子媒體知道它是一個回教國家，常和印度發生軍事衝突。

大愛電視台每天的報導、上人對災民的不捨，是我對這一場災難僅有的了解。心中揣想著我們是否會像去年的南亞海嘯一樣，帶著全球慈濟人的關懷進入災區。就在十月十八日那一天，我聽

到「巴基斯坦地震賑災第一團」出發囉！團員中我見到熟悉的身影，除了宗教處謝景貴師兄外，還見到去年同去斯里蘭卡義診，與我同住的李俊毅醫師。

想不到轉眼間一年的時間又這麼消逝了。此刻的心情有點複雜，或許正如上人所說：天蓋之下，地載之上，我們是一

家人。這一場地震，讓這麼多人遭受苦難，我們應該為這些家人盡點心力，不分宗教、種族及地域。

隨著時間流逝，透過大愛台的連線報導，我知道在巴基斯坦當地的生活比想像中還艱困，但看到邱琮朗與李俊毅兩位醫師每天跋山涉水去到災民身邊，為他們解病痛的畫面，不禁讓我想起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醫療站，每天雖有絡繹不絕的病患，但有九位醫師一齊看診的情形。相較之下，他們兩位真的太「幸福」了！

到十月二十七日那天，在慈院藥庫忙於家庭醫藥包的同時，謝維清主任來詢問去巴基斯坦(第二團)的意願，當下我知道我又有機會飛越萬里路作利益人群的事，那時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能為災民服務，憂的是近期內



克難診間、克難藥局，但愛心付出不打折。

才掛急診的父親。謝主任同樣也為我憂心，不過我告訴主任若真有需要，慈濟人必能為我照顧雙親，讓我無後顧之憂前往。回家與父母分享時，父母也支持我的決定。感恩父母的支持，也感恩表姐前來花蓮代我照顧雙親，讓出發前夕的我心情自在不少。

行前在向上人告假時，上人提及簡守信副院長所謂的「星光大道」：多年前，黃思賢師兄在伊朗久候物資到

深夜，利用微弱的卡車燈光照射，鋪設出一條擺滿物資的道路，這樣為災民的舉動令人動容，而稱這道路是「星光大道」。雖然過去不可能再重來，但那種精神正是慈濟一直以來所堅持的「及時」。人生匆匆幾十年，為自己做得總是特別多，而為別人做的總是比較少。這一趟巴基斯坦行程，相信必能為別人做得再多一點。

十五天的勘災義診讓我學到很多，而慈濟「四神湯」與「四物湯」讓我有另外一種領悟：

知足：台灣的富裕讓我擁有很多，我應該與人分享。

感恩：事情能圓滿完成，必須感恩所有參與的人。

善解：凡事往好處想，能得好人緣。

包容：勿因少數個人，而破壞原有的好印象。

合心：團體有共識，凡事必能迎刃而解。

和氣：個人在團體中，凡事以和為貴。

互愛：彼此噓寒問暖注意健康，除了愛自己，更愛別人。

協力：隨時補位，力量倍增。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廖明泉師兄的一席話：「從苦難中學習慈悲、從繁瑣中培養耐性、從艱難中激發韌力、從變數中考驗智慧、從人我中學習欣賞」，與大家共勉之。

[巴基斯坦義診 人醫手札之五]

擁抱的溫度

王志行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藥劑師



一個擁抱的溫度可以持續多久？一天？一個月？一年？還是永遠？

有沒有一種擁抱的溫度，能夠相傳相續？

拔營、揚旗，揮手暫別半個月來踏過的足跡。何其有幸，遇此殊緣，能夠參加第二批巴基斯坦義診賑災，藉由雙手，愛灑人間；何其不捨，同為人身，巴國人民卻遭逢巨難，困頓連綿。

與印尼、土耳其、馬來西亞的師兄們告別時不言再見，因為下次的見面，可意味著娑婆世界又添苦痛？僅將這般矛盾錯綜的心情，逐一化作殷殷祈禱的心願，願起無量的善心與善念，讓大愛廣佈世間。縱然我們的力量有限，但行善的願力卻是無邊。於是，我們忘不了喀什米爾上的點滴話語，而嚴冬裡巴國子民的回應，溫暖著大家真心的給予。

思緒回到那座危橋。那座應力不均的吊橋，通往第一個義診的所在。站在山坡往吊橋看過去，心裡不免遲疑：「真的要走過去嗎？」扭曲的橋身、崩落的基座、湍急的河面離吊橋數十公尺深，大夥身負重物，以三人為一組，快速通過，若不是擔心吊橋突然塌毀，那裡的艷陽天清風拂面，任誰都不願離開這絕色的兩岸夾谷間，然不絕於岸的斷牆屋舍卻又令人惆悵。

猶記發放首日，破曉前即整裝待發，團員們抖擻著嶄新的藍天白雲，靜待黎明第一道曙光，想望著一無所有災民的盼望，冷似乎也襲不上身。黎明到來發放開始，一雙雙手用心交握，傳遞彼此會心的真情；一次次懇切的擁抱，擦出超越國界的感應。雨，間歇性的飄落；風，卻不停地吹過。背負著重新擁有的家當，巴國父老踩出深陷的足印，一步接一步，往回家的路，找回家的路。

還有那天，為了感恩瓦吉(wajih)權充翻譯小志工並適時維持義診秩序，遞了塊巧克力給他，豈料這小男孩旋即交予大林簡副院長，似乎一時弄不清是何種藥物。更與簡副相視一笑後，才明白那是給他的小禮物！瞧他嚼得好滋味，還對我豎起大拇指，那剎時的畫面不及捕捉，卻隨即存入不滅的記憶匣中。

義診第四天，協助調配著大醫王們的處方，忙著忙著……突然看到病歷紙上開出「糖果兩顆」的字樣！我從沒想過會見到這樣的處方呢！小孩子們因為

有了一顆糖果而鼓足勇氣、捲起衣袖，接受疫苗施打，手雖挨著痛，嘴裡嚐著糖，這份開心處方使得周遭洋溢著甜蜜又幸福的氛圍；而當打針隊伍大排長龍時，小寶貝們一個接著一個，號啕大哭的聲音震耳欲聾，又是另番不捨的滋味在心頭了。

久候的帳篷與毛毯，終於遠從土耳其運載至發放點，紀律嚴明的巴國部隊，連夜搬運與護送一車車賑災物資，令人欽佩。過程中，有二位士兵協助我發放毛毯，其中一位士兵的軍服胸前未寫上名字，我比手畫腳問了半天，才知道因為他沒有筆！「No pen」，我嘴裡重複著這句話，心裡嘀咕著「No pen, no name？」隨即將手中的原子筆遞給了他，他開心地笑了好久，笑得眼睛都模糊了，我握實他的手，並投予他一個堅毅的眼神，用微笑傳遞了彼此的會心。

隔日，太陽躲在雲裡，師兄們都加添了衣物，颼颼冷風令人打顫，陣陣細雨浸濕外衣，卻穿不透巴國部隊厚實的胸膛，更加燃起藍天白雲赤誠的熱情。因為醫療團隊正加緊腳步前往第二個義診地點，必須匆匆與士兵們道別，那位軍服沒有寫上名字的士兵，臨行時他還來不及寫上自己的名字，只告訴我：「We will miss you」（我們會想你）！我銘記著那次剎那的擁抱……在那一個擁抱中，同時傳達了信任、照顧、關懷、溫暖、獨特和安全之感；那一個擁抱的溫度，將會持續好久好久……

